本埠生活录

春碎屑

◆ 石 磊

今春，竟然奇异地漫长。

无以消遣，自然是千年老法子，不假思索地浪掷，复浪掷。

乌苏午后，柳烟轻笼，晃去友人府上，慢慢饮茶，并有一句无一句地，瞎话三千。友人默默，忽然皱眉，怅惘道，霾日苦多，健康受损，倒还罢了，读书人的清俊气质，恐怕，这一两代，亦是不可期的了。我听了无语呵呵，友人立眉，翻个大白眼，侬还笑得出？心肝在哪个江湖里掉了？春日饮茶，人是喜怒无常的跌宕，说翻脸就翻脸，怨天好了，尤不得人。

饮到几番茶淡，差不多想告辞了，忽然门外飘进来一枚男生，精瘦，秀挺，眼睛亮得简直有一股子凶光，赤着一双脚，又轻又凛地飘到身边，我的牙，一下子都冷了，何其提神的说。

如今是中年老人家了，不止读书不求甚解，阅人常常亦是不求甚解，看过飘过，无非嘴脸，丝毫不会搁到心里翻腾个隔夜。不过，懵懂午后，劈头邂逅这种刀刃一样锋利的男人，还是饶有兴致解一解的。

人家极是谦虚，坐下饮茶，温暖寒暄。老友插嘴，伊在斯里兰卡读书做事，宝石专家。我不免小惊诧，巧不巧呢，刚好，本人数日之后，将去斯里兰卡旅行。人生里，一枚出自斯里兰卡的走地友人都没有。这便，于无声处，赫然就天降了一枚。

小心翼翼开始科普式对话。

读什么书？修佛。

在哪里？在斯里兰卡中部的Kandy古都，University of Peradeniya。

很多年？是，从前在莆田广化寺的佛学院修，然后去斯里兰卡继续。

我在心里浩叹，怪不得，气质这般殊异，热腾腾的红尘里一立，寒光四射。

为什么会去斯里兰卡？人家呵呵，说来话长，下一趟慢慢讲给你听。

斯里兰卡，是小乘还是大乘？南传佛教。

一边吃茶，一边顺手拿过一张白纸，开始给我画地图。印度洋里的一滴泪珠，斯里兰卡，出科隆坡，如此走，这样那样盘桓。记得去看这块石头，记得绕道去那里吃个午饭。爱旧爱古喜欢小古董？要淘自然有的，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，来来去去好几百年。等等。

临行，又在微信里问，带什么衣衫带什么鞋。带夏日衣衫，拖鞋和运动鞋。依言而行，在斯里兰卡散漫乱晃的日子里，一双夹趾拖鞋一身棉布裙子，青天白日底下，常常想起，陌路邂逅的这枚又轻又凛、冷风拂面一般的佛徒子。

说到人生初遇，早二十年的话，总是十分俗气十分兴致盎然地努力端详人家的家世背景，读什么名门，做什么伟业，弄一串惊叹号在心里。人生来到前中年，渐渐恍然，名门伟业，统统不算东西，看人是看细节，举手投足，一餐饭一杯茶一踩油门一通电话，底牌就翻尽了。如今是，连细节都懒得察看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人飘到面前，瞄一眼气质，祖上三代的血，都淋漓尽致倾盆倒在眼前了。

钢笔画世界

老挝会晒的民居

杨秉辉 画\文

会晒为老挝北部重镇，湄公河流经该地，两岸绿树丛中有少数红色叠顶式庙宇建筑点缀其间，倒也安静祥和。会晒县道路尚宽敞，汽车不多，摩托车甚多且车速甚快，两旁多平房或不高的楼房，多陈旧，稍新或整齐者，门前皆挂国旗与镰刀锤子旗，信为政府机构或国营单位。街旁无行道树，但不乏亚热带植物，尤多芭蕉，民居四周苍翠欲滴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 题(428)

◆ 严 力

➡ 动物世界千奇百怪的现象
都是求生的结果
人类把自己修改成非人类
也是经常发生的

➡ 有些人作为一瓶酒
从来没被开启过
更不知道
自己是什么味道的

➡ 财富在餐桌前
一次次摆好肉的姿势
舌头是嚼了又嚼的
欲望口香糖

➡ 鸟叫声被急躁的工业
从树上摇落下来
旧世纪的工业明星
成为了坠落一地的
难以化解的塑料果子

都市专栏 周刊 第428期

美食需要说法

鲟鱼子

◆ 钟洁玲

朋友送我一盒鱼子酱。天啊，那装潢，就像钻石首饰盒。黑底镂金的正方形外盒，套着一只黑色泡沫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只有一枚“金币”。这“金币”有点厚度，原来是一只圆形盒子。打开它，里面有薄薄两层鱼子酱，琥珀色的，粒粒浑圆透亮，的确像装饰品。“金币”背面贴了它的身份：黑珍珠皇家鱼子酱。配料：鲟鱼子、食盐。总共只有——10克，卖339元。是汇购来的。

从前我读梅尔的《有关品味》一书，知道世界上最贵的鱼子酱是鲟鱼子。每一粒都价值不菲。它娇贵而脆弱，不能用金属匙去触碰它。吃的时候，最好用西药房分拣西药那种精致的塑料小匙。《食帖》杂志第3期里面，有位叫王玲的专业人士建议，用象牙、贝壳、珍珠或木制的汤匙。

我想，我不能辜负朋友一番美意，要挑一个休息日，静静地享用这贵得匪夷所思的美味。这天下午，喝过了一道茶。我拿着相机把这近似首饰盒的包装拍下来。然后，关闭电视、音响，收拾散落的书报，腾空了桌面，再清洁一番。

我用卡士酸奶配的薄纸样的塑料小匙，从硬币盒里小心翼翼舀出一勺，慢慢放到嘴里。记住，千万不要用牙齿，只能用舌尖，抵着鱼子，一点点挤压鱼子，要精细地感受鱼子们在嘴里一粒粒爆开的声音。

可惜，这皇家鲟鱼子，并没有一粒粒爆开。它是绵软的，滑不溜秋。每一粒大小跟我小时候吃过的仁丹那样。我舌头上感到一股咸、腥味，有点微微的涩味，还带有点点醋的酸味。但配料表里分明是没有醋的。应该是腌过的鱼子都有这个味。有点扫兴，又有点不甘，一边寻找后味，一边心里禁不住升起一百个问号：从前欧洲的王公贵族，舌头是咋长的呢，就为这个而疯狂？真是疯了。

据说，吃鱼子酱的历史已有六七百年。最初兴起这股风潮的是波斯贵族，后来传入欧洲，在沙皇时期受宠达到巅峰。

不是所有鱼子都叫鱼子酱，只有鲟鱼的卵子才配称。鲟鱼有24种，只有大白鲟、俄罗斯鲟和闪光鲟这3种的卵子有用。它们产于俄罗斯、伊朗和罗马尼亚。一条鲟鱼要长10年以上才开始产卵。而大白鲟，每年捕获不足100条，超过60年产的卵子才可制成鱼子酱。鱼子酱的制作就像一部动作片，在短短的15分钟内要完成12道工序。越高级的用盐越少。分类腌后徒手搅拌2–4分钟才可以装瓶，放到零下3℃冷藏。

风月总无边

彼 岸

◆ 何 菲

那一年，Z小姐过得非常凌乱。丈夫与她的闺蜜走在了一起，并起诉离婚。

她被心魔控制，无法平复怨愤的心。倒不是她有多爱他多恨她，天下事中最难以厘清的就是婚姻里的是与非，唯一解释就是缘尽友尽。好在最终他们没像典型的中国式离婚那样不离、干耗着。

她在负能量里撕扯，靠安眠药和百忧解才能维持短暂的睡眠。

开庭前夜她被镜子里自己的颓相吓坏了。她变成了自己曾最鄙视的那类女人。她决定开始一次艰苦的远行。

从甘肃到青海再到西藏，从公路边肮脏的旅馆到牧民简陋的毡房，自虐型的艰苦旅行换来了她身心的轻减。在扎什伦布寺，她发烧到40度，心跳180，身边倒一口茶的人都没有。她以为自己要死在那儿了——但人在最黑暗时，是会遇仙的。幽冥与光亮交接之际，她突然灵魂出窍般从沮丧感中解脱了出来。

她在高原呆了一个月。晨钟暮鼓把心里的灰一点点拂拭干净。平静犹如一束剔透之光，让人看见纷乱痛苦的根源，最终明白世俗和理想无法掌握缘分的去与留，我们可以寄托的始终只有自己。畿米有句话很好：我不介意孤独，比爱你舒服。

生活和宗教本就近在咫尺。旅行归来后一周，Z小姐主动约了丈夫，公平理智地分配了财产。走出民政局大门时她十分平静。

半年过去了，回忆里依旧有些病毒余孽，却无法阻挡她痊愈的脚步。她的关注焦点从过去转到未来，不悲不喜的她从泥潭里艰难地爬了出来。

“每个人的生命中，都有最艰难的那一年，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。”《岛上书店》无疑是疗愈系。人人都有内心破的个大洞、许多美好珍贵的东西正从洞底逐渐流失的时候。可站在命运高地俯瞰会发现，人生是一笔账单，在此处失去的，一定会在另一处补回来。黑暗和绝望，在回望时也不过尔尔，暂无出路感只为酝酿着更宏阔的路。化则有情，从则相济，分分合合，运行不息，我有时会想，如果屈原翻过了那个心理关口，是否不会怀石投江，而如屡屡遭受谪贬流放的苏轼那样通透旷达、随遇而安，成为真正的诗人、哲人和生活家。

总是想得太多

慢 乐

◆ 戴 蓉

动画《疯狂动物城》里的树懒只是配角，可着实招人喜欢。你急他不急，一句话断成几截说。反射弧极长，一个笑话别人已经笑完，他刚反应过来，连笑容也是慢镜头式的。电影并没有夸张，在现实生活里树懒慢得身上都能长出青苔。看过一个小视频，动物园里的游客给树懒闻一朵花，树懒从攀爬架上转过身来，居然要花好几分钟；横穿高速公路的树懒，半天只挪动几公分，停车等候多时的司机终于忍无可忍将它抱了过去。

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里有个叫萨皮娜的妇人，开着一家小针线铺。既无多少家产可供挥霍，也没有什么闲逛的理由，可她却雇了个女孩打杂，留下大量时间懒洋洋地赖床或者梳妆。可是她并非卖弄风情，而是又懒又慢。她能连续几个钟头对着镜子发呆，或者光着脚拖着长睡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连窗帘都懒得放下。克利斯朵夫总见她在那儿梳头，可是似乎她从没把头发梳好过。顾客来买扣子，如果需要找一下或者搬梯子上高处去取，她就干脆回答人家说没有。可是人们并不抱怨，谁能对一个长得好看，而且总是从容不迫、笑脸盈盈的人发火呢？在克利斯朵夫看来，她的慵懒和缓慢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女性气质，真是莫大的吸引。后来萨皮娜病死了，这段情似乎是个稍纵即逝的梦。

在闲逛，偶然撞见一个甜品店，店名叫“从前慢”。只能坐下五六个人的小店，卖红豆沙、杏仁糊、银耳羹、滋补茶、自制的曲奇和司康。木心先生那首著名的《从前慢》，不仅被人谱成歌，还被这家甜品店刷在了白墙上。想来如果开一间热气腾腾豆浆铺子或者锁店，“从前慢”也是个别致的名号。慢悠悠做甜品的小店，外卖窗口却总有几辆快递的摩托在等，那是附近商务楼里白领的下午茶吗？

日本导演曾以“有如走路的速度”为题在报刊写连载。他说：“犹如停下脚步，挖掘脚下微不足道却柔软的事物。如果电影作品是静静沉淀在水底的东西，这些文字就是沉淀之前缓缓飘荡在水中的沙粒。”慢慢走，沙粒也大有看头。

繁华与寂寞

春天徽州行

◆ 赵 波

刚刚结束今年春天的黄山脚下画家朋友工作室探访之旅，回到南京。睁开眼睛满眼仿佛还是金黄色的油菜花，几枝粉红色的桃花，还有白墙黑瓦。

每一个画面都画满春的颜色，住在画家朋友在当地盖的三层小楼里，每天醒过来，就是对着窗外的如许画面，不禁要在大清早发微信朋友圈感慨：所谓自然生活就是离自然最近的生活。它会让画家懒得画画，因为自然的一切就是比画更美。也会让作家懒得写作，因为生活如此美好，空气清新，每天在吸氧，脑子都晕，心也醉了。

上午十点我下楼时，同楼住的画家张徽军和音乐人赵元一般已经在楼下喝茶了。徽军和他的合肥友人在聊当地的典故，赵元在吹他的乐器尺八，背景是儒村的山，还有两只狗，一只是赵元从南京随车带过来的从小听黑金摇滚长大名叫卡农的狗，现在已经12岁了。另一条狗才两岁，是当地的黑色土狗名字就叫小黑。刚刚在两个礼拜前生下五只小狗，一对白色，一对灰色，还有一只黑色小狗。

我们住的画家基地门口还有一个池塘，池塘里有一条鱼特别好玩，经常沉在水底晒太阳，因为水太清，看它看得仔细，总有人想把一动不动的它捞上来，以为死了呢，可是只要碰到它附近，晒太阳的鱼就不再装死，活泼泼地游走了。这里的鱼太狡猾了。我常替它想想原因，这里那么安静，有时候没有我们这些客人，门口就是山，桃花，还有一条跑进跑出的黑狗，头上是永远不变的蓝天白云，池塘里的鱼也太寂寞了，游来游去又没有人和别的鱼欣赏自己的泳姿，于是索性沉到水底，晒着太阳打个盹不也很好。

就是这样，陶醉般度过神仙日子，每天吃好吃的徽菜，臭鲑鱼，笋干，农家咸肉，毛豆腐，野菜，喝徽军酿的素人徽酒，这种酒用当地的山泉酿就，可加热喝，入口清甜让人微醺，小批量制作专门卖给有同好的各地艺术界朋友，接受小量私人订制的好酒。说到素人，住地旁边的小学校旁还有一个小手工作坊……我们还去了附近的小镇，参加一对七十几岁的老夫妇的金婚纪念，对于我来说，就是今年春天难忘的美好。